

X

以兩年

總結的罪行派

售經總店書知新

抗戰以來托派罪行的總結

微沫著

新知書店經售

兩年以來托派罪行的總結

著者

微

發行者

微

經售者

新知書店

桂林 桂西路三十五號

重慶 昆明

衡陽 金華

麗水 涼縣

△每冊實價五角

溫州 香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再版

## 序

本書著者在「前言」中指出：「……可惜抗戰已經將近兩年了，所有托派實際上所作的破壞抗戰，勾結敵人的漢奸活動，却至今還被一部份國人所忽視或懷疑，甚至有些人還抱着一種『所謂「托派」不過是蘇聯共產黨內部史大林派對托洛斯基派的黨爭名詞，和中國風牛馬不相及』，或『最多也不過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問題，與中國抗戰無關』的錯誤觀念。」抱着這種錯誤觀念的朋友的確很多。對於這樣的人我願把本書介紹給他們。

有些朋友總不肯輕信「單方面」的報道，他們覺得這該是「莫須有」的事情，或者至少是過份誇大的宣傳。但是本書作者在這裏所供給的就不僅是「單方面」的事實報道；而且有托派機關刊物「鬥爭」和「救亡青年」等等的「自白」，更有托派內部關於自己政策的論爭。

有些在政治上缺乏經驗的朋友，天真地相信，以「無產階級革命」相號召的人們，總不至於在國家民族的生死關頭，做出背叛國家出賣民族的事情來。但是如果看了托派的自白，讀了他們

自己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們所幹的背叛國家出賣民族的勾當正是從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高超」理論中，必然得出的結論，而且在邏輯上是同他們平素的政治主張完全一致的。

有些朋友總以爲托派的特質是在於以「革命的」「高超的」理論掩護着他們的反革命的，卑劣的行爲。這種意見，是代表若干真理的；可是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切不要忘記在所謂「革命的」「高超的」等等詞眼上加一個引號（「」）。有些朋友把托派的「高超的」「革命理論」比做是毒藥外表的糖衣。但是這種譬喻是不十分確切的。因爲糖衣同毒藥本來是截然不同的兩件東西。

糖衣的確沒有毒，它無辜被毒藥拖來做掩護，絕對不能爲毒藥負責。但是托派的「高超的」和「革命的」理論在它本質上，就是澈頭澈尾的反革命的卑劣的東西；所謂「革命」，所謂「高超」本來祇是人們主觀上的幻覺。誰要是認真的把它當做革命的高超的理論，那祇是他自己患了政治上的色盲症，決不能怪托派欺騙了他。在今天，托派「理論」本身的反革命性和卑劣性已是十分露骨的事實了。

本書的優點不僅在於以托派機關刊物的自白證實了大家所早已揭露過的背叛國家出賣民族的事實，而且更在於指出了（在末一章）托派背叛國家出賣民族的行爲是他們的所謂「革命的」

「高超的」理論底必然的產物，是這理論底邏輯上的必然結論；即是說證明了托派理論本身便是澈頭澈尾的反革命的卑劣的「理論」

托洛斯基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所謂「不斷革命論」，這術語的是從馬克思著作中抄襲來的。這或者便是構成了被認為糖衣的幻象，成了毒物托洛斯基主義的掩護。然而托洛斯基主義的反革命的「不斷革命論」同馬克思的革命的不斷革命論本來就祇有名稱上的相同而已。因為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本質，在於否認蘇聯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大眾在一個國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在於以反革命的冒險行動消滅蘇維埃政權。

托洛斯基派在中國便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現階段革命的直接任務。他們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是國內經濟政治生活的主宰者，所以中國革命的當前任務便應是推翻資本統治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或者就是一般人所認為托洛斯基主義在中國的糖衣吧。

然而這糖衣簡直比玻璃紙還要薄而透明，因為那裏面所包含的毒質，不用揭開便可以清楚看出的。因為在所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內，不僅反封建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革命佔不到地位，（封建勢力早已被資產階級剷除），就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也不值得他們的青睞了。

(民族解放戰爭顯然不是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範疇以內的)。托派已經把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當前的直接任務，那麼在邏輯上根本就不能得出各階級合作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結論。反之托派邏輯中的當然結論將是集中火力反對抗戰中逐漸鞏固起來的民族統一戰線。

托派始終只把中國抗戰看作是英美法帝國主義為了保住自己在華利益以及中國資產階級為了保住自己統治地位而發動的一種陰謀。他們對於全國人民大眾堅持抗戰堅持統一的呼聲似乎是一些也沒有聽到，他們對於民衆力量在此次抗戰中的決定作用是完全否認了。自從抗戰爆發以來，托派便高喊英美法帝國主義出賣中國民族危險和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性等等。照他們那麼估計，中國的抗戰早就應該壽終正寢了。但是抗戰到底繼續了已經兩年以上，根據目前一切客觀條件，可以證明抗戰還是要繼續下去的，而且將一直打到鴨綠江邊把侵略者完全驅逐出去為止。這樣的奇蹟(托派意年的話)是怎樣造成的呢？這顯然不是托派空喊帝國主義出賣中國和亂嚷資產階級對日投降妥協的功蹟，而是廣大人民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抗戰的結果。

托派顯然想以這種空喊亂嚷來顯示他們的「革命的」警覺心。有些因張伯倫達拉第的綏靖政策而忿慨，以及因國內政治上的種種缺陷而感覺失望的朋友們，或許會因托派的這種空喊亂嚷而

受迷惑。若是如此，那麼可以說是托派宣傳的唯一成功了。

但是有那一個革命的政黨或團體曾經主張把民族解放的重大責任委託給任何帝國主義列強呢？

又有誰曾經否認中國內部仍然存在的種種弱點，曾經否認抗戰陣營內部還有妥協動搖的份子，甚至奸細叛逆如汪派托派之流混入呢？問題不在於是否看到了英法「民主」國家的綏靖政策的危險，而在於中國人民大眾是否能在抗戰過程中建立自己的獨立自主的外交，從國際間取得可能的援助而不為綏靖主義者所暗算。問題也不在於是否看到了中國內部政治的種種弱點，以及妥協份子（或傾向）的存在。當清腐化份子如韓復榘，叛逆如汪精衛，奸細如托派張慕陶等輩還混在抗戰陣營以內的時候，是不用高度的革命警覺心，也能够預料到他們將臨陣退却，在緊急的關頭將出賣民族。革命者的責任不在於看到了抗戰陣營內有這種渣滓混在裏面而表示驚惶失措，而在於按時揭露這些份子的真面目孤立他們的影響，當他們公開叛變的時候，以人民的力量粉碎他們的陰謀。韓復榘李服膺的被槍斃，汪精衛的被迫出走以及被通緝，托派張慕陶的被公審，證明了不是他們這些渣滓分裂了抗戰陣營，而是民族解放戰爭的濬爐淘汰了他們這些渣滓。並且我們

相信，只要抗戰存在一天，這種淘汰肅清過程是還要繼續下去的。

民族統一陣線內部本來包含有各黨各派各階層的人物，他們對於抗戰的堅決程度本來是不同的，這中間有堅決的革命份子，也有妥協動搖份子，而且還有汪派托派等存心分裂統一，破壞抗戰的份子混跡其間。但是我們相信廣大的民眾是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他們的力量將能克服少數人的動搖妥協，繼續肅清汪派托派等奸細叛徒。一切不信任統一戰線，不相信抗戰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悲觀失望之徒，他們的主要病根不在於不信任資產階級，而在於不信任人民大眾，不信任人民大眾有克服抗戰陣營中的動搖和肅清腐化妥協份子的能力。

托派在中國的抗戰中，祇看到英法綏靖主義者的活動和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而沒有看到廣大人民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他們對於抗戰的前途是絕望的。例如托洛斯基本人曾經替他的黨徒伊羅生所著的一本書（「中國革命的悲劇」？）寫了一篇不滿一千字的序言。托洛斯基在這序言中指出：

「在這些歷史條件中，即使目前遠東戰爭的結果日本得到了勝利，並且在以後的幾年內，即使勝利者自身能避免內部矛盾的爆發——自然前者或後者的把握都是最少有的——日

本在中國的統治都只能是一個極短的時期，多半只能是少數幾年——即為給中國經濟生活以一個新的刺激所需，以及為再度動員其勞動羣衆所需的幾年。

日本的大托辣斯與公司，早已緊隨着軍隊來瓜分那尚未拿穩的贓品。日本的各財閥會把華北撕成片片。所以東京政府要設法調整這些財閥們的胃口。如果日本能把這征服的地位保持十年之久（！？），那末首先要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利益使華北極度地工業化。（托洛斯基替他的主子打算得真周到！）新的鐵路，礦業，電站，開採業與五金以及植棉事業勢將很快發生。這對於中國民族的兩極化，將予以有力的推動。千百萬新的中國無產階級將在最短期內動員起來。另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將以最大的限度依賴於日本的資本。牠將比過去更不能居於民族戰爭之首，更不能領導民族革命了。而對着這外國的破壞者，將是一個數量較大社會地位較強，政治上較為成熟的無產階級。牠來領導中國的農村。對於這外國的奴隸主的仇恨將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的凝結力。新的民族革命還是現在這一代人民的任務，這是可以斷言的。」（轉錄自鬥爭三卷七期，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版）。

我們為了避免托派說我們斷章取義，已經不嫌手骨酸把這序言抄了一大半。我們從這裏可以

看出，雖則托洛斯基爲了混淆讀者耳目起見不得不附條件的聲明日本帝國主義戰勝的把握「是最少有的」，但是他在這序文中以大半篇幅所描寫的中國「革命」發展的未來的遠景却是完全以「最少有」把握的事實（日本戰勝）做前提的；而且字裏行間，無意中流露出，托洛斯基對於這種前途最少有把握這一點似乎是認爲大可惋惜的。因爲在他看來，只有讓日本帝國主義戰勝了中國之後，才能在華北發展新的鐵路，礦業，電站，開採業以及五金業，才能使中國產生「一個數量較大，社會地位較強，政治上較爲成熟的無產階級，……來領導中國的農村。」在他看來，中國革命祇有到這地步，才有希望。在這裏托洛斯基的狐狸尾巴完全露出來了。因爲大家知道這是從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起，孟什維克派的一貫的取消主義觀點。他們認爲俄國是農業國，工業無產者只佔極少數，不能擔負革命任務。因此他們便反對革命，主張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等後者來發展資本主義工業，等全國的無產者佔了人口絕對大多數後再起來革命。因此他們（孟什維克）便被稱爲取消派。可是托洛斯基在中國，不僅對無產階級失望，而且對資產階級亦失望了，因此他不能不求助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希望後者來發展中國的工業，培養中國的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即是希望日本帝國主義者來奠定中國革命的基礎。因此如果托洛斯基及其黨徒還有一些辯

法可以使這最少有把握的事情（「日本戰勝中國而且能避免內部矛盾的爆發」）成爲最有把握的事情，那麼他們是會用盡一切力量來玉成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托派勾通日帝國主義者出賣抗戰的事蹟不是在這短短的序文中不打自招了嗎？

在今年四月一日出版的十一期救亡青年，便是托洛斯基這篇序文的絕好補充。托派在這裏以遠勝於新申報南華日報等等的技巧散放失敗空氣，證明中國人是已經做定國奴了。托派先在社論（「還不是覺悟的時期嗎？」）中「證明了」目前日本人繼續作戰的目的已經不是消滅中國工農的抵抗了。因爲「這個目的已經過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手而達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目前作戰的目的僅是爲要「馴服中國資產階級」而已。托派在這篇社論的結尾中指出：「現在的形勢異常明顯，只須敵人開始進攻，國民黨政府就會放棄廣西，退出粵漢路。汪精衛的妥協運動就會猛烈的開始而達到成功，中國就會滅亡。」在同期編者署名的「托派的主張是不是吹牛皮」一文中說：「有人說中國抗戰並沒有失敗，目前失利只是暫時的挫折，最後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說這樣話的人是騙人。中國繁華的都市如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小些都市如濟南、開封、徐州、安慶、蕪湖、蘇州、杭州、無錫……有一個保存了沒有？中國的鐵路北

寧、津浦、平漢、平綏、粵漢、京滬、滬杭甬、廣九，有一條保存沒有呢？看看中國的省份，從河北起到廣東止，失去的有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江蘇、安徽、湖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和廣東，現在剩下的只有廣西、雲南、四川、陝西等這些邊區瘠貧的地方。兵士死亡幾十萬，難民幾千萬，死亡幾百萬，這樣還不是失敗嗎？」在同期的「爲停刊致讀者」的信中也說：「現在抗戰是失敗了，只差一步，就要完結。爲了挽救（！？）目前的抗戰……必須集中所有的革命（！？）力量，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總之托派告訴我們：抗戰已經失敗了，而這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失敗也是不要緊的，甚至是於革命有利的（例如在日本財閥領導下來開發工業，培養無產階級等）。萬一抗戰差一步還沒有完結那末大家快些集中到第四國際旗幟之下去繼續努力吧？但是爲誰努力呢？這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

諸如此類的妙文作者在本書中已引證不少，而且我們繼續還可以從托派的出版物中找出千千萬萬同樣的引證。但是爲了揭露托派的真面目，我們覺得就是本書所引證的材料也已經很充足了。

本書作者所引證的托派內部的爭論（紀它——陳其昌——和其他人對於在抗戰中應取政策的

爭論）也是很有趣材料。托派領袖之一（宣傳部長兼鬥爭報編輯）的紀它，因為感覺到自己同伴的荒謬言論和叛逆行徑是在引導他們走向自殺的深淵中去，因此提出懷疑。他不滿意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通過）「用了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極力着重地說明在目前抗戰已到了「國民黨妥協叛賣的最嚴重關頭。」」（見本書二十九頁）他更不滿意把發動民衆起來……「干涉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陰謀」作為當前的唯一鬥爭方針。他指出托派的決議案是撲了空，因為國民黨政府並沒有像決議案所預料的一樣走上妥協道路，所以他要求他的同伴們改變方針。但是紀它的這種呼聲却遭受了托派內部的一致攻擊，被譏為「流行的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以及「在政治上根本地投降了國民黨」。（本書三十五頁）

顯然，紀它爲了挽救托派反革命集團的沒落，想把托派的反革命的策略變得稍爲聰明一些。

但是他們這種策略正是整個托洛斯基主義的必然結論，他不願離開托洛斯基主義的基本立場而想改變托派的策略，正同拉了自己頭髮想把自己離開地面一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至於紀它在基本上並沒有否定托洛斯基主義的立場是不用證明的。這不僅因爲我們沒有見到紀它的類似聲明，而且更因爲紀它對抗戰的估計，在基本上同他的同伴並無不同之處。關於這一點本書作者已經有指

出過，最重要的是他對於抗戰原動力的估計。因為紀它也同他許多同伴一樣是把抗戰看作爲「在英帝國主義幫助之下的抗戰」（見華平對紀它的批評）。

中國的托派也同世界上其它各地的托派一樣，早已不能算作是一個政治集團。托洛斯基主義已經成了一切黑暗勢力動員反革命力量的旗幟。在蘇聯，在這旗幟下曾集中了一切最無恥的反革命份子，如奸細，暗殺犯，刑事犯，貪污份子，公款侵佔者，搗亂破壞份子等等。在中國（不論在戰前或戰後）凡是想破壞革命的先鋒隊，破壞統一戰線，策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民族解放戰爭的卑劣反動份子以及日本的特務人員也都在托洛斯基主義的旗幟下活動的。托派常否認此個或那個自稱托洛斯基主義者的份子是他們的同志。當然，此種否認在大半場合下，是因爲他們這些同志的卑劣行爲太露骨了，不好意思當着大衆面承認他們做同志，但我們相信也有的確並未加入托派的「正統」組織的。可是爲什麼這些人偏是喜歡躲在托洛斯基主義的招牌下活動呢？除了說明托洛斯基主義已經是一切罪惡行爲的最好掩護以外，恐怕沒有其它理由了。

我們希望本書將能幫助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大衆認識托洛斯基派奸細的廬山真面目。

# 目 次

一 前言.....	(一一四)
二 托洛斯基及第四國際對中國抗戰的態度.....	(五一九)
三 托派在抗戰中所持的反動政綱.....	(二〇一八)
四 中國托派目前唯一鬥爭的道路是要推翻 國民黨及國民政府.....	(二九一四九)
五 托派破壞抗戰的陰險策略與方式.....	(五〇一五九)
六 托派破壞抗戰的一切實際活動.....	(六〇一九八)
(一) 替日偽培養間諜，佈置漢奸機關進行特務活動.....	六〇
(二) 挑撥民衆與英美法蘇等國對立，惡化國際關係.....	六四

- (三) 進行軍事叛變陰謀.....六八
- (四) 煽動民眾反對政府.....六九
- (五) 離間國共兩黨合作，破壞統一戰線.....七八
- (六) 挑撥勞資糾紛，發動經濟鬥爭.....八三
- (七) 欺騙青年，破壞學運.....八四
- (八) 破壞救亡團體的活動.....八六

## 七 結論

(八九一—九八)

## 附錄

### 晉察冀邊區漢奸托派的賣國罪狀

(九九一—二三)

- (一) 托派與日本特務機關的關係.....九九
- (二) 托派的中日戰爭觀及其所採方針.....一〇一
- (三) 托派爲什麼並且怎樣反對國民黨.....一〇五
- (四) 托派爲什麼並且怎樣反對共產黨.....一〇七
- (五) 托派的宣傳工作.....一一三
- (六) 托派在軍隊和羣衆中的陰謀.....一一五
- (七) 結語.....一一九